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鬼谷縱横之術

淮南子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别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修短生焉風俗通鬼谷子六國時縱横家

鬼谷子 捭闔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閒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戸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戸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戸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知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

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予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説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

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隂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隂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隂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隂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説人可以説家可以説國可以説天下為小無内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隂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隂止而藏陽動而出隂隨而入陽還終始隂極反陽以陽動者徳相生也以隂静者形相成

也以陽求陰苞以徳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説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戸

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

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

反嘿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巳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引雌雄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巳自知而後人知也其相知也如比

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内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

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

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捷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大儀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

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峒也峒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郤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櫱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

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始終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飛箝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

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踈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或伺候見𡾰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

嶮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懐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説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鈎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横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

反覆相求因事為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

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吕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

横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强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静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賔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

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内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

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

摩之符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内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

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亷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

也喜者説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説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説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説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

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

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
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閒見
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翺翔而
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
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
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
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
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

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辯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

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鋭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

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財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

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内疎者說内内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

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

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存而危不可以為安然而無為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所以為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

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毅遠近之義

說苑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

養成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言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内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

論衡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

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鬼谷子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蟜尾厲角含吐縱横儀下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今本無

真隱傳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十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

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錄異記曰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横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辱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邉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

爵痛馬悲夫二君痛馬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纖必啜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昧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闇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退鑒輿已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此皆擬作耳　典畧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以黄金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邪蘇大侯曰客天下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邪　漢書從横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張子十篇名儀

繹史卷一百十四

繹史卷一百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衛鞅變秦法尸佼附

史記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呂氏春秋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

道因變曰非擎冠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從都之　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年表民大疫　十八年雨金櫟陽○年表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四年獻公卒○年表二十三年　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

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恵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徳行武東平晋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内憂未遑外事三晋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

侯畀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賔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戰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

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史記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

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

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痤名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

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

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

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恵王既去而謂

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

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
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
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
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
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
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
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
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徳於殷周矣　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

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

商子更法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

因見毀於民語闕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徳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

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

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商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恡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

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税則上
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
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
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
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
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闕勉農而不偷民不賤
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

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

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

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内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静農静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

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

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闕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

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闕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闕 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史記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

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

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

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韓非子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已視聽之道也

新書商君違禮義棄倫

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説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馬耳　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

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商子農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

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
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
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
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
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
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
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
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

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説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絶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

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禜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强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

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

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説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

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

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强作一十歲者百歲强修一百歲者千歲强千歲

强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禄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强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强國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聽說

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闢土也惟聖人之

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去强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强事興敵所修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强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志曰行闕 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

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强而不戰毒輸於内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强舉榮任功曰强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國闕　國用詩

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闕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闕　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

死國無敵者强强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强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强作一十歲百歲强作一百歲千歲强千歲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强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强以日治者王闕夜治者强宿治

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强重重闕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内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内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虚國好生粟於境内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强國之十三數境内倉口之

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
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槀之數欲强國不知國十三數
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强國興兵而
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
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
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
别愛私則陰陽民險衆而以别險為務則有亂當此時
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

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説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説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

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强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

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强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

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

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闕　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强一國行之境内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

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闕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

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

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

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

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

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闕不求善藉

刑以去刑兵守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

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

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

數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

悲弱使强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來民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闕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

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
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
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
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
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
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
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
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强者

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闕義者今使復之三世

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令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壙什虛出天寳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以不能

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
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
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
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
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
寳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
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
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

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闕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

顧顧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闕與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敫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令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篇内多言鞅以後事非商子本書也

賞刑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愚智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

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陵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陵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賔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為列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以其錢

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寛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内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戟戈搢笏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禄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将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

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

侯大夫於侍千宫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

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

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反及鄭之埤東徵

之畝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

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刑於顛頡之脊

曰而致國治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

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

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

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破鋭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貴富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之欲貴富也共闔棺而後出而貴富之門必出於兵是

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 畫策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

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强勝弱以衆暴寡故黄帝作為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内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以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强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

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闕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勇至之於兵也故興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

能使民樂戰者王强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閒闕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閒之治連以五辯之以章束之以令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為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

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為非是謂重治不

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為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强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禄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

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國之所以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為非而莫與人為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為姦百姓不敢為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

使衆不得不為所謂强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為暴聖知不敢為詐而虚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為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强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説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强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闕黄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

也騏驎騄駬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

令必行則已矣漢書法家商君二十九篇 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 淮南子秦國之俗貪狼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史記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

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紀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

曰商

呂氏春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謂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

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卬當為卬

韓非子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

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

戰國策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

王代後涖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史記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

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

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盖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徳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

於令令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纚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覯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

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徳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賔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闗下欲舎客舎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舎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

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内秦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内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

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絶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

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户無怨言今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

也使衛鞅施寛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史記注引索隱曰是劉歆所撰後附尸佼

尸子天右舒而起牽牛地左闢而起昴畢　春為忠東方為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冬為信北方為冬冬終也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信之至也　使星司夜月司時猶

使鷄司晨也　聖人身猶日也夫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所燭遠矣　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　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

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時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爾雅疏引名仁意篇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黄金龍淵有玉英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 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 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故何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黒為儀必無走馬矣買

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　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逢騩　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牆來盜榮辱由中

出敬侮由中生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雞司夜貍執鼠日燭人此皆不能自全。此臤文意不相屬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憮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爾雅疏引名廣澤篇　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

人曰明堂　堯瘦舜黒皆為民也　娶同姓以妾為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闕絶鄰好則幽改衣服易禮刑則放　夫瑟賢者以其義而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為之立變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鴻鵠在上鄉弩以待

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屠者割肉以知牛長少弓人務筋以知牛長少雕人裁骨以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中黄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獶也跡賊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　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

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　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顧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之治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漢書雜家尸子

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尸子書已亡此雜引於類書者

繹史卷一百十五